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程子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

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
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
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
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
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
善也

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
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

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無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甚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無害之者矣乃剛

至大有皆有離象離為戈兵戎也夬五陽決一陰勢至易也今觀繇彖爻辭皆不言吉而有危懼之詞者斷蛇不殛刺虎不斃傷人愈多是以聖人為君子謀而憂小人者其戒有四何者上六以一柔乘五剛其害未易去也故揚于王庭聲其乘剛之罪憂其罪不白彼尚有詞而未去其戒一也王庭之號令孚矣天下皆信君子之所為矣而猶欲君子之有厲者蓋憂君子無危厲之心則事或疎

上而云澤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愚曰澤上於天則為雨有澤物之象焉萬物之所欣快也故君子以之施禄及下施禄及下可也而以德自居則不可也忌當作畏忌之忌言可以施禄及下所忌者自居其德天降雨澤於下亦豈自居其德哉則夫決去小人亦不可自居其功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子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兵戎卒至勿用憂恤可也象曰得中道以九居二非得中道乎得中而無所過備患而無所不及小人雖有陰謀何所復施哉故曰有戎勿恤夫先事而憂之則事至勿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程子曰文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無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無咎夬

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無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愚曰三變有重兊之象二三四爻有離體離為目下兊為口目口之間為頄又兊為頰頄頰骨也雨兊澤也夬夬決之又決也既決上六兊三動復成兊夬夬也九三剛而不中始也欲決小人其剛壯之氣見於顏面間似傷乎暴暴則有凶而三乃曰我君子也決而又決我之事也然進銳者退必速

喜退故行則不進譬臀傷膚既不可處又不可行此其所以次且也然則為九四者宜如何哉避四而居初讓三陽使先行而已出其後則無悔矣四動成兌兌為羊羊性狠牽挽則抵觸不行却行而隨之則行然斯言也但恐九四未必聞而信之何者不足於剛決也九四動有坎離坎為耳離為目聰明之象也不動則耳塞目毀聰不明矣當夬之時聖人病九四之柔不當位不聰明不足與共事

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今且使之無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史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無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愚曰孚號惕號號令之號也上六無號哀號之號

也小人安而得志則驕以喜危而不得志則哀以
號此其常態也今上六以三我應也欲號以求免
而三則壯頄有慍以五我比也欲號以求免而五
則決之又決然則上六無告呼之地矣此所以無
號而終有凶也彖於五陽則告之曰利有攸往爻
於一陰則喻之曰無號終有凶小人至此欲延一
旦之命可得乎凶而可號以免所謂天作孽猶可
違無號之凶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聖人所以為萬

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隂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此卦朱文公云不是說隂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隂遇五陽是不正當底女人此說固是然程子謂姤雖一隂甚微然有漸長之道是以戒也二義互觀可也夫隂陽之遇主于一則專以一遇五則無君子偕老之德而有鶉之奔奔之羞聖人於是

詔君子曰勿用取此女絕之於其始也不絕之於始鮮不受制於其手矣繇詞首言姤女壯夫陽至四五而後言壯今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見得陰陽之情不同而女子小人漸不可長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

以大行於天下也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愚曰姤之為遇何謂也剛之為道難乎其合而柔之為遇也易柔遇剛則消剛陰遇陽則消陽小人遇君子則消君子夷狄遇中國則消中國天下之理剛遇柔則順柔遇剛則逆坤只順承天臣只順

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

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愚曰柅諸儒皆以為止車之物按説文作檷云絡絲趺也王肅作柅從手朱漢上云離巽之柔為絲謂巽為木為風巽變離木中含火火生風風化蠱蠶為龍馬之精龍大火馬火畜蠶以火出而浴故太玄以火為絲賈逵以離為絲郭璞曰巽為風蠱屬龍馬絲出中乾為金金堅重之物也金柅以金

為絡絲趺也乾初九甲子坎位為豕乾初九變六陽變陰羸豕也羸豕牝豕也此爻大抵謂初六陰柔不正與九二遇其心如亂絲然倘九二如金柅繫絡而經理之使之從正則得其吉也二若降初初剥剛而往則見凶矣何以見凶也初六又如羸豕然羸豕雖羸弱未能强猛然其感陽欲往其中心未嘗不蹢躅躁動使忽其羸不深防之則突而難制矣女子小人未得志詐以示弱似無能為然

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褁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無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

不利賓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得道則歸往失道則攜持而去顧民所遇何如耳我既得之義豈可及賓乎或曰繇詞以女壯言初此與四以民言初何也易不可確定説剝姤之一陰該女子小人民庶言之不然何以為易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程子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説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

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無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無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其始志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無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無大咎也

愚曰姤之九三則夬之九四也故二爻同象初六求遇而剥陽者也既遇九二為二所包矣又欲往遇三焉夫兩相求遇陰陽之情也初既求遇於三三安得不進而與之遇乎易曰遇則必為初六所剥矣故曰臀無膚三既知必為初所傷其行所以

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庶夫婦朋友皆在内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四

元 趙采 撰

䷬ 坤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萃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無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盖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

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萃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愚曰萃自臨來小過之三變五而為萃也小過艮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之時三陰聚處柔無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萃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聚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無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朱子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無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初與四為正應四有巽體巽為進退故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兌為口巽為號故若號艮為手故一握其手兌為口為說有笑象夫鳥之聚也擇木民之聚也擇主萃之所謂大人者四五二剛是也

笑也往從四則無咎矣何者四我應也我從四則
得主而志一志一則不亂勸之往使之一其志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程子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
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其辭微凡
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
也引吉無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
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

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無咎也無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

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
誠而已
朱子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
而無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
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
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以得萃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

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

而萃則吉而無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

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

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

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

才以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

以存戒也

愚曰二至四五有艮巽象艮為手巽為繩引也二

則無咎矣

愚曰三陰而不正無應於上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知所萃故曰萃如嗟如巽為號兊為口嗟也在萃而嗟何事可成故曰無攸利聖人曰上與三雖無陰陽相求之情而究是爻位相匹之應三若往而從之可以免咎不過有小吝而已象曰上巽上乃反體巽卦巽則不亢三往上必納之矣

正無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思不服矣乃無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文上句王

之繇詞曰元永貞使五有比之三德天下自捨四

而比五矣悔可亡焉四五二爻萃之成卦也聖人

於四則止曰無咎於五則止曰悔亡何也葢萃卦

是合豫比兩卦而成者也萃九四即豫九四萃九

五即比九五但萃九四爻詞不若豫九四萃九五

爻詞不若比九五者豫九四上無剛君故使天下

由豫而無疑今萃九四上有剛君而已受天下之

萃位豈當哉比九五下無強臣故以一人顯比道

恩曰齎持也咨歎息也艮為手上與三相持歎息也艮為鼻兌澤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洟上六以柔乘剛處上獨立夫處上則必危獨立則無助當萃之極六三陰柔不正不足以為之援但與上相持歎息出涕洟而無所歸咎上既如是其能久安上位乎六既不安上則必反反則成巽六三所謂上巽是也上體巽德則三上相應未安者必安也

䷭ 巽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

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

時時升也此以萃反坤在上而言升也何謂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言成卦在二也二巽而順乎五二剛中而應乎五二備此德而升所以大致亨通也此合二體以二之五而明升也何謂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大人九二之五也二之五成離離目為見九二欲升陰道凝盛未可遽進然九二六五應也巽下順上升之時也雖坤陰在上何憂乎不遂故文王曰勿恤夫子曰

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愚曰初與四雖不應然四坤也坤為衆為順二三四為兌兌為口衆口順之允也初六巽之主然位卑德柔且無正應豈能自振而升哉令也二三以一體而信初四以應位而信初合衆之口允然相信汲引而升故曰允升大吉象曰上合志也言不特二三信之四雖上體本不應初令亦與二三同

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愚曰二以剛中之德應柔中之君以我中實之孚感彼中虛之孚兩誠相合何用乎繁文末節其交於君者如禴祭然以見一孚相與固無待於外飾也或曰此爻與萃六二同詞何也曰升乃萃之反萃六二之孚以中虛而應中實此爻之孚以中實而應中虛是孚也在萃在升無往不利此二爻所以俱言無咎而此又云有喜也

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愚曰此文伊川之說詳矣然文公云亨于岐山亨于西山皆是說祭亨山川想不到如伊川說然言祭亨亦是人積誠意以事鬼神有上通之義三至四成兑兑為西方岐山西山也坤為順巽為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順事也或以為太王避狄徙岐之文誤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彚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無賢才之助爾有助則

由自階而升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愚曰六五以陰居尊聖人恐其不正故以貞吉勉之然五之所以為貞者何也虛中以降接九二也五既虛中以接九二則九二必升階以輔六五六五安得不大得志乎言大得志五之吉也五不守正則不能虛中五不虛中則二不升上二不升上

富無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無進也
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無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升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愚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升至上六極矣而猶不知止焉升之冥者也雖然有升之貞焉何謂升之冥昏冥無識貪進勢位愈高愈升不思高則必危升極必降其升也不為升而為消為不富何謂

升之貞自強不息日進正道愈升而愈不足其為升也為不息之升其為利也為不息之利其為富也為不息之富使上六移其冥升之心而為進德之心則升之為道豈有不利者哉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四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